

英雄篇

地方名人錄

北方澳地理佳，多能人，面積雖小，人口不多，
成名人物卻不少



陳火土

曾任：農林廳專員，民國卅五任
蘇澳漁會理事，四二年任宜蘭縣
議員，四四年起連任台灣省漁會

火土先生，民前五年生，有「台灣漁業領航員」之名，出身北方澳，對漁業了解深入，他赴日考察，與日本漁業界會談中日漁業合作事宜，引進巾著網並大力改良，創下台灣漁業輝煌年代。

省漁會在火土先生領導下，漁民福利事業由原先的三十二處，增至二百四十三處。增設漁業電台、播音站、染網場、倉庫、晒魚場由四十二處增至二百七十五處。經濟事業由原有的六十二處增至二〇九處。

民國三八年，在先生努力下，巾著網稍有佳績，省府主席吳國禎，頒獎表揚火土先生試驗鯉巾著網成功。

巾著網不斷改良，成為操作最迅速的漁法，民國五十年漁船數增到三百艘，六十九年增加為五百五十六艘，帶動台灣漁業起飛。

協助巾著網發展，火土先生變賣位於南方澳的房屋，自掏腰包協助，五十年代初期，阿根廷總統親自邀請先生到南美講授捕魚技術，是國際對他的肯定。



陳東海

曾任：蘇澳漁會四、五屆理事長、宜蘭縣議員、五十八年起任台灣省漁會

東海先生，民國六年出生，七十二年逝世，享年六十七歲，人稱「東海仙」，有漁業先知者之譽。

民國四十九年，東海先生赴日本研習漁業，學習電釣、竿釣、定置網等，對日本不斷改進漁具、漁法，合成纖維漁網、擬餌等，印象非常深刻。

回國後，認為應設法迎頭趕上，仿倣日本按漁區生產量，由政府嚴加管理，建造新船、改造或淘汰逾齡舊船，使漁場保持均衡，不致有漁船過多或過少之虞。

他向當局爭取經費，大力協助漁船裝置魚群探測器，對漁船邁向現代化，頗有貢獻，六十年，國際經濟危機，漁業萎縮，他呼籲政府扶植冷凍加工，至今，罐頭加工仍扮演著重要角色。

省漁會理事長任內，全力輔導各區漁會，辦理共同事業設施，提高勞保給付、

加強急難救助、爭取漁民住宅配額、辦理船員互助，協助國外遭難船員安全返籍。





陳銀圳

曾任：縣議員，蘇澳區漁會第六屆理事長、第十一屆常務監事。

蘇澳地區漁民最懷念的人

與陳火土、陳東海二人相比較，火土、東海先生，功在全台漁業，而陳銀圳先生，則是深切照顧蘇澳漁民的第一人。

提起陳銀圳，南、北方澳漁民，無不豎起大拇指，說上一段他的故事，因為，他為人豪氣，沒有派頭，不分貴賤，做官最清廉，套句漁民的話，做官，沒有人像他這樣。

在北方澳時，家裡開土礮間（碾米坊），算是有錢人家，鄰里沒得吃，來賒米，要多少給多少，不記帳，不寫借條，積欠不還也不追究。

他擔任漁會理事長時，每逢過年，他了解漁民需錢過節的心情，如果等漁會依規定核款，春節早過了，他總是事先準備一筆錢，私下先墊，魚貨過完磅，就可向他領錢。

而且從來「不惜手腳」，雖然已是縣議員、漁會理事長的身分，但只要知道誰家有喪事，他無不全力幫忙，出殯那天，經常主動下去幫忙抬棺材，他對待鄉里的心，可見一斑。

濟弱扶貧，不求回報，幾任官下來，散去了不少家產，卻也贏得南、北方澳的漁民的尊敬，漁民返港，見到他，無不親切招呼，奉上幾尾鮮魚，聊表敬意。

陳銀圳，一生為公，清廉自持，深深受到漁民愛戴，來自北方澳的延繩漁業協會理事長曾萬瑞等人，頗得其豪爽之風，也很受尊重，他，留給北方澳人大公無私的典範。



賴溪頭

賴溪頭—蘇澳區漁會七、八屆理事長、一、二、三、四屆理事

陳東淵—第九、十屆縣議員、蘇澳區漁會常務監事

陳聰明—蘇澳區漁會第九屆理事長

陳阿秋—蘇澳區漁會九屆理事長

李永山—蘇澳區漁會第十屆理事長

曾溪明—蘇澳區漁會第三屆常務理事、第四屆理事

曾添賜—蘇澳鎮民代表會副主席、蘇澳區漁會十一屆漁民代表

林月英—蘇澳區漁會第十四、十五屆總幹事

林阿周—省漁會理事、蘇澳區漁會十一屆監事

江四郎—蘇澳鎮民代表、蘇澳區漁會十一、十四、十五屆理事、十、十一、十四屆會員代表



陳聰明

李松根—蘇澳鎮民代表

林文煌—蘇澳區漁會第九屆理事

潘萬益—蘇澳區漁會第十屆理事暨會員代表

曾賜村—蘇澳區漁會第十屆常務監事

林萬福—蘇澳區漁會十一、十四、十五屆理事

劉艾光華—蘇澳鎮南成里長



陳阿秋

曾萬樹—蘇澳區漁會第十一屆理事

林忠發—蘇澳區漁會十二屆理事

陳俊—蘇澳區漁會第十二屆理事

莊仁宗—蘇澳區漁會十三、十四屆理事

曾萬瑞—蘇澳區漁會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屆會員代表



李永山

陳登—蘇澳區漁會十、十一、十二屆會員代表

陳賢郎—蘇澳區漁會十一、十五屆會員代表

陳海上一—蘇澳區漁會十四、十五屆會員代表

李重道—蘇澳區漁會十五屆會員代表

耆老篇

北濱一村

陳溪厚（八十一歲） 林阿周（七十八歲） 陳東山（七十四歲） 李連松（七十四歲） 陳正池（七十一歲） 陳春成（七十歲） 曾添賜（六十八歲） 曾萬瑞（六十八歲） 陳東淵（六十八歲） 林阿山（六十五歲） 莊吉田（六十五歲） 曾松田（六十三歲）



陳溪厚



林阿周



陳東山



李連松



陳正池



陳春成



曾添賜



陳東淵



曾萬瑞



林阿山



莊吉田



曾松田

曾添賜

北方澳有一次「走番」，聽阮阿公說起，差不多九十多年前，村民得知山上的「番仔」準備出草殺人，全村害怕，老的、小的全坐上帆船，開到外海避禍。

當時，全庄來到東、南澳一帶，找到一處山凹，峭壁如刀，躲在裡面不敢出來，雖然靠近原住民的居住地，但從上面看不到山下有人，也下不來，反而比較安全。

躲了二、三個星期，風頭過了，才敢回到村裡來。有一次，村中「阿贊」等四人，出海捕飛魚，船來到在距粉鳥林不遠的礁石，被原住民殺死，村民為紀念他們，就將那座礁石取名為「阿贊礁」。



↑ 東澳捕魚水路

莊吉田

福建漳州南靖人。

媽祖廟，在一百多年前，有一艘坡邊船，遇上颱風，漂進蘇澳灣，北方澳三面山一面海，在蘇澳灣的北面，地形倒鉤形。

坡邊船，研判是從大陸湄洲來，當時沒有氣象預報，可能為了避風，才駛進蘇澳灣，帆船被巨浪打破，船上沒有人。

船破，神明也落海，北方澳人迎上岸，供奉在大澳的石窟內，即目前廟的正下方，船上的人平安，三、四年後，前來尋找落海的媽祖神尊。

媽祖決定留在北方澳，不回大陸，進安宮經過四次建廟，離開石窟，是第一次建廟，只有二、三坪大，人可以進去，擴建後，有十餘坪。第二次擴建時，廟址即移到山上。

四次修建，媽祖廟坐向都沒變，六十二年遷村，暫奉南方澳力行街，蘇澳港建港時，一位工人忽然說「誰也不能在這裡建，北方澳媽祖廟要建在這裡」，北方澳人極力爭取，建成今天的進安宮。

北方澳有二座廟，王公廟供奉開漳聖王，在媽祖廟的南方，三山國王、三太子陪祀；戰備道上有一座山神土地公廟，廟後是北方澳的墓區。

林阿山

百年來，小孩會走路，就會到海裡玩，從未發生任何意外，就是「媽祖很顧庄」，庄內大小都平安。

二次世界大戰，美國飛機投彈，沒有一顆炸彈落在北方澳，傳說有一個身著黑裙的女子，拉起裙子將炸彈撥到海裡。



↑ 陳東淵開設的雜貨店，門口掛有「菸酒公賣」招牌

曾松田提供

陳東山

陳火土是旺族，北方澳的雜貨店，就是陳火土家族開設的，祖父陳五美，曾祖父陳士留，帶高祖母帶到北方澳來。

原是泉州同安人，高祖父下南洋做生意，賺回很多錢，後來，失去連絡，以為死了，才搬到台灣來。



來到台灣從淡水登陸，帶來不少錢，分為二支，一支到北投買地，一支來到北方澳，錢用挑的，到新馬等地買了一、二十公頃，住紅瓦厝，在大澳。

← 陳東山全家福 陳東山提供

祖父會捕魚，父親做魚產承銷生意，龜肉是大宗，當時北方澳盛產龜，海岸沿線到處都可見到海龜，龜肉比豬肉、牛肉好吃，賣到利澤簡，縣長陳進東家人很喜歡吃。



↑ 媽祖千秋廟會古裝迎神 賴茂盛提供

陳春成

北方澳人很少看醫生，大澳只有黃寶漢開藥房兼看病，身體不舒服，扛媽祖金鑾找葯草，加些香灰，吃一吃就好了。

起厝，地方大家通力合作，農曆七月半後，漁閒之期，合力搬石賣，砌石頭壁，拜米豆仔，養豬。風平浪靜時，砌駁坎，防止海浪打上岸，親戚朋友幫忙搬運材料。

陳溪厚

北方澳用水，大、小澳各有一處山澗水，二次大戰前，夠四、五百人使用，光復後，通貨膨脹，漁業發展，家戶整船仔，外來漁工七、八百人到北方澳。

北方澳已有居民一百餘戶，來自漳州、泉州，阮十九世來到北方澳，到我已是廿三世

林阿山

二次大戰之後，魚很多，「抓一星期，買一甲地」，當時，北方澳大地主很多，大家合買二百多甲農地，後來，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田分給佃農，嚇得大家有錢也不敢買地。

曾添賜

牽罟，小澳二組，是黃阿順跟李連枝（李松根的祖父），大澳二組，陳五美、莊新發（莊吉田家族北方澳第一代）。

「牽罟俵索有份」，只要有幫忙，漁獲人人有份，因為交通不方便，無冰保鮮，價錢賣不好，漁獲都沒有賣，大家分一分。

陳正池 李連松

討盞仔（焚寄網），未光復前，上方澳有七組。

漁船未機動化之前，討盞仔要三艘船，其中一艘是燈船，二艘是作業船，一艘船九到十二人，網是開口型。

用手划的舢舨，抓苦鯧仔、小卷，多在近海的礁石下捕，最遠到南澳鼻。

那時全靠人力，要討卡遠的海，到東、南澳去，下午四點左右，帶著便當和水出海，到達漁區後，往回程的路上抓，天亮就到家了，跟現在「晚出早歸」的漁船一樣。

陳正池 陳春成

二二八事件，謠傳焚寄網有間諜，嶺腳有人被抓。

農曆五月起，北方澳人到粉鳥林抓飛鳥，到中秋前，東北季風起才休息，冬天風太，不討其它海；日本時代，船大、機器化，有的改為鏢旗魚、經營延繩釣漁業。

↓與堂弟、表弟到父親的船上玩 黃初芬提供



漁網，日本話叫「黑橄仔」（台語），北方澳人到粉鳥林捕魚，搭草寮，粉鳥林有流鶯，地方也稱為「黑橄仔」。

李添枝外祖母「阿美」，火燒魚寮，以為是燒到流鶯，鼓掌叫好，後來才知道是漁網被燒掉，地方傳為趣談。



↑ 凌亂堆放的網具

林阿山

北方澳派出所所在小澳，只有一個日本人，轄區包括嶺腳、港口，日本教育日本話，讀一年級時，一班有廿餘人，後來走「疏開」，即二次大戰，躲到梅花湖八個月。

日本海軍陸戰隊有數十人，駐守北方澳，打下盟軍一架飛機，掉在內埤港。

十五世祖先到頂寮，後來才定居北方澳，到我已經是廿一世。

曾添賜

毛蟹穴就在媽祖廟的上方，外人偷修一門風水，破壞地理，全庄不安，媽祖起乩，村民才發現。

刻了一塊「天上聖母」石板，放在墓前，墓主不平安，不和何時，悄悄帶回去，結果，原墓地出現湧水，有硫磺味，鐵鏽般的紅色，証實是冷泉水。

林阿周

日據時代，北方澳有八、九十戶，派出所位於現今海軍中正基地的艦隊部那個位



↓ 北方澳石堤

置，轄區管到嶺腳、田心、港口，只有一個警察，一般都叫「大人」，會打人，非常有權威，一般人看到嚇得發抖，小孩哭鬧、不聽話時，只要叫一聲「大人來啦！」，小孩就乖乖停止哭鬧。

北方澳有一所小學，是蘇澳公學校分校，一到六年級學生四、五十人，不過，我那一屆，只有四個人畢業，畢業後繼續升學，讀蘇澳高等科，學校就是現在的蘇澳國小，是第三屆畢業。



↑北濱國小第四屆畢業旅行 曾松田提供

高等科讀兩年，同學來自澳底、東澳、南澳各地，共卅六人，每天清早四、五點就要摸黑出門，到學校上課。

十六、七歲時，擔任北方澳派出所「保甲書記」，性質類似警察助理，專責新生兒戶口登記、死亡、遷出等工作。

曾萬瑞 陳春成

北方澳淺灘，沙埕，魚在南方澳拍賣，船開回北方澳，需錨碇在海中。

錨碇的繩索，是用月桃做成，嶺腳女孩拔月桃，曬乾，挑到北方澳賣，每船買一、二百公斤，做繩索，長約卅公尺，綁二個錨，可用一年。

北方澳沿岸的海芙蓉、仙草、鐵釣竿等藥草，很出名，四時都有人拔。

莊吉田

北方澳漁業最盛時，有大小漁船一百餘艘，如果好幾天抓不到魚，就拜媽祖，燒香、放鞭炮，再捕不到，乾脆請老媽祖到船上供奉，一定有斬獲，屢試不爽。

這是秘密的辦法，有一次，曾經在大清水，一航次捕獲一萬八千公斤的脰仔虎。

莊吉田

媽祖生，爐主到各縣市請媽祖，包括北港、彰化、新港、淡水等地，農曆三月廿日以前，媽祖要請到蘇澳張公廟。

有一年，陳金波（陳火土的弟弟）忘記到草嶺天公廟請神，被罰一齣戲。

三月廿三媽祖生早上，全庄的人請老媽祖繞境，信士扛轎走後山到張公廟，八時走到張公廟，浩浩蕩蕩繞行



↑ 媽祖千秋在海邊搭戲棚 賴茂盛提供

市區後，回北方澳，差不多十一點左右。

回到北方澳，全庄殺豬公，豬公多到廟口放不下，各人養各人殺，尤其是有船人家，一定殺豬，拜好就開始流水席，家戶相互較勁，比誰家客人多。

過火，擔心被符仔仙作弄，方向得擲筊請示媽祖，扛頭籤的人最怕被人作法，參加過火的人要先淨身，換乾淨衣服，扛轎過火的順序，老媽祖自己會發落。

過火後，又請客，三月廿五日，透早送神明回去，北方澳媽祖生不怕人吃，庄民相信「愈吃愈旺」。

陳正池

用水最艱苦，媽祖廟邊等水，一人一擔水，曾經摔死一個小孩，只有七、八歲，腦受傷，送宜蘭大醫院不治。

船用鐵桶，到南方澳、蘇澳載水，後來地方爭取自來水。

交通工具是舢舨，搖櫓，中學生自蘇澳國中搭車到南方澳，走到檢查哨，再搭舢舨回北方澳。

回到北方澳灣，距岸約二百公尺，要搭駁船，也叫渡船。

北方澳有專業的小渡船，駁船有錢，一個月約五十至一百元，大澳有四艘駁船，小澳有一艘。

住小澳的村民，有漁船就自備駁船，通常一艘駁船，負責十餘艘漁船的接駁、補給工作。

曾松田

北方澳能用的平地很小，房屋依山臨海而建，地勢高低落差很大，巷道狹窄，前排房屋的屋頂，與後排房屋的門口一樣高。

土地小，房屋蓋得也小，很少有一戶人家的客廳，擺得下二張桌子，所以結婚宴客必需借鄰家桌椅，請三十桌，得向十幾戶鄰居借，有的在樓下吃有的在樓上吃，鄰家幫忙招呼嘉賓，喝酒行令，鄰家也沾沾喜氣。

家中有人往生，棺木因巷道窄，無法迴轉進門，只好踩上前排房屋的屋頂，再轉彎進家門，出殯時也一樣，北方澳人彼此感情好，又是鄰居，相沿日久，習以為常，也就不會認為是不祥了。

北方澳不論男女，從小就在家門口戲水，放學回家，多半先下海戲水，直玩到大人呼叫吃晚飯，還不想上岸，所以幾乎都會游泳，而且很喜歡游泳。

男人，白天出海從事海上工作，女人在家照小孩、洗衣、煮飯、織漁網，到了晚上，男人紛紛回家，女人也放下手邊工作，下海戲水，海上人聲喧嘩，非常熱鬧，這也是北方澳才有的事。

光復後，北方澳小孩從利澤簡搬回北濱國小，政府動工興建新教室，學生暫時被安排到燈塔下的半山腰上課，新校舍完成才搬回來，我是第四屆畢業生，蘇澳國中第一屆。



↑ 結婚喜宴 乾杯 曾松田提供



新娘登上窄小的樓梯 曾松田提供

陳溪厚 莊吉田

北濱國小，日治時代屬蘇澳公學校北方澳分教場，與曾金標、賴溪頭是同學。

北方澳本來有一個外省醫師，人住冬山，醫術不不好。

呂朝順，是羅東人，懷江醫院的舅子，第二大胖子，生產、看診全都會，他曾在功勞埔、虎尾寮看診，即現在新馬的朝順藥房。

北方澳人很有團隊精神，當庄裡有人往生，出殯那天，不必擔心沒人抬棺材，因為每戶都會留下一個壯丁，不出海打漁，義務幫忙，不用叫，什麼事都做。

遷村後，北濱一、二村能保留原有習俗，遇婚喪喜慶，每戶都至少派一人幫忙。



↑ 北方澳出殯陣頭 曾益吾提供

早期，北方澳結婚，新娘坐花轎，扛轎的轎夫，是馬賽二個老伙仔，後來換坐計程車。

陳東淵厝在大澳路五號，就在廟邊，開一家雜貨店，兼辦北濱里郵政代辦所，郵件寄收都在雜貨店，也是庄內唯一有電話的人家。

曾添賜

三十年前，蘇澳沿岸牽罟漁業最盛，只要有一組罟，就是有錢人，北方澳大澳，當時有二組罟。

囡仔時代，吃雞肉是最大的享受，只有過年和大節慶，才能吃到雞肉。

每年到了八月半（農曆八月十五日），「九降起」，北風大，無法牽罟，這時，罟主會辦四、五天的流水席，犒賞「海腳」（船員）。

漁家也忙著曬魷魚脯、鱸仔魚脯。